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八

長沙王先慎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遠難

先慎曰乾道本無遠字顧廣圻云今本有遠字按句有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按有遠字是難讀爲患難

之難與下雖犯軍旅之難同禮記曲禮臨難無苟免遠難卽免難之義畏死遠難有倖生之心用以當敵必不恥降北之辱此遠字不可少

據今本增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

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

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

顧廣圻曰牟字有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曰淮南時則訓高注牟多

也知讀

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

民也

顧廣圻曰本書亡徵篇有暴傲卽此未知孰是先慎曰作傲是說詳亡徵篇

而世尊之曰礪勇

之士

先慎曰說文慊厲石也凡棱利之義即此字之轉注經傳皆以廉爲之

活賊匿姦當死之民

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

盧文弨曰譽疑是俠

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

赴險殉誠死節之民

先慎曰依上下文民下當有也字

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

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

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

王先謙曰整正穀善也

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

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

先慎曰明上謂奉揚法

令而世少之曰調讒之民也此六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

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

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

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

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  
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之費慎曰先

趙本重愛字盧文昭云下愛字藏本不重顧廣圻云必爲之句  
絕今本重愛字誤先慎案必爲之謂不以損髮而不沐八說篇  
沐者有棄髮云云與此意同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座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座飲藥則身不活病

不已矣

顧廣圻曰自此至末皆  
當連各本多提行皆非是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

先慎曰依下文  
子父當作父子

而欲以行義禁下

則交必有郤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

俱出父母之懷祗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王渭曰句絕

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

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

王先謙曰如孟子說世

主不言利而以仁為先

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今從拾補

增盧文弨云於字馮校增

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恩作思誤盧文弨曰

思張本作恩

故明主不受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主字按此當有今據補聖

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治

顧廣圻曰句絕法依下文當作治

必於

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

顧廣圻曰句絕

官治

顧廣圻曰當作民用官治四字

則

國富國富則兵強

盧文弨曰下國字張本無

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

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

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

富貴之業成矣

盧文弨曰致張本作至

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

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先慎曰大臣盡力從事雖行危至死無

怨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顧廣圻曰不字當衍外儲說右篇云君

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此其證也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

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

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眾其

守而重其罪。先慎曰張榜本而作其謾守者眾以防於未發罪者重以杜其效尤使民以法禁

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盧文弨曰者

一作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

也。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父母二字顧廣圻云今本積上有父母二字誤先慎按上十母萬父母並句絕父母積愛與吏用威嚴

相對成文不當省父母吏用威嚴而民聽從。先慎曰乾道本無用字盧文弨云

用字脫張本有今據補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

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

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昭曰關

或作開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

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顧廣圻曰句有誤當脫一字子多敗推愛

也推行也父薄愛教笞顧廣圻曰五字為一句子多善用嚴也先慎曰張榜本無故母

至用嚴大小  
二十四字

今家人之治產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今作令誤相忍以飢寒先慎曰盧文昭拾補出

飢字云饑張本作飢按饑饉天饑作飢相強以勞苦雖犯軍

非先慎按下二飢字張榜本作饑不誤旅之難饑饉之患先慎曰饑字從張榜本改下同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

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

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

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顧廣圻曰人字當衍此仁與法相

對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顧廣圻云今本有刑

字按依下文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先慎曰乾道本必作心當有今據補

王先謙云必字是上言必於賞罰卽其證若作心則不當有者字改從今本。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

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先慎曰乾道本惡作惠拾補作惡盧文弨云惠字非今據改夫欲利

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

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

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顧廣圻

曰藏本也下更有其欲治又不甚也七字此非特無術也又乃

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知作智美作分按句有誤俞樾曰美

乃策字之誤上文云嚴愛之策亦可決矣此云決賢不肖愚知之策其文義正相似作美者形近而誤今本改美為分未得其

字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

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俞樾曰此當作明主之法也揆賊非治所揆

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方與下文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

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文法一律揆賊之揆誤移在上句因移下

句治字以補之義不可通矣道藏本趙本但於所揆也者上加

一治字猶未盡得也又按揆字未詳何義據與刑盜對文疑揆

當作殺古字或以蔡為之尚書禹貢二百里蔡鄭注云蔡之言

殺是蔡殺聲近義通說文米部臣錯引左傳繫蔡叔今作蔡蔡

叔亦其例也蔡誤作蔡傳寫者又以意改為揆耳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

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

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先慎曰乾道本刑下有

名字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

名字按依下文不當有今據刪

一國。顧廣圻曰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

四字為一句

勸境內之眾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

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

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

盡止。先慎曰者字涉上下文而衍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先慎曰能止姦則重刑無傷

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

利蒙大罪。先慎曰乾道本蒙作加盧文昭云加張本作蒙今據改故姦必止者也。先慎曰下文

無者字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先慎曰依上

文上上當有而字民慕其利而傲其罪。先慎曰傲其罪謂輕易其刑故姦不止也故

先聖有諺曰不蹟於山而蹟於垤。先慎曰淮南子人間訓堯戒蹟作蹟垤作蛭高注蹟蹟

也蛭蟻也按依義當作垤山者大故人順之。顧廣圻曰順讀為慎垤微小故人易之

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

是為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埒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

先慎曰民字不當有此言輕罪之道非欲亂國即為民設陷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衍非亂國也則設民

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先慎曰頌語猶美語也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

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怨上。盧文弨曰恐疑是怨

於用則怨上故下云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愛愛與怨文正相對故天下大亂此以為足其財

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

罰固已足之之後也。王渭曰賞當作刑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

猶之亂也。先慎曰乾道本厚上有後字據趙本刪言上雖足民於財用而厚愛之若不重罰民猶趨亂下云則雖

足民何可以為治是也夫富家之愛子。先慎曰乾道本富作當拾補當作富盧文弨云當字譌今據改

財貨足用。盧文弨曰財貨張本倒下同財貨足用則輕用。先慎曰此財貨二字乾道本作貨

財據趙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

本乙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雖作

則誤按雖當作唯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於用力上治儒則肆於為

非先慎曰乾道本無治字拾補有盧文昭云財用足而力作

者神農也上治儒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

已明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已字盧文昭云已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

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先慎曰民而當作而民是以民為

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下而不足於尊先慎曰此與下相對子下疑脫之位二

字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

子先慎曰乾道本為下有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君字今據刪而桀未必以天子為足也

。先慎曰乾道本以作為拾補為作以盧文弨云為字張本無  
顧廣圻云今本必下有以字誤先慎按今本以為兩有非也張  
本為作以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  
是今據改

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  
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  
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先慎曰張榜本帝誤作常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先慎曰盲暗混於覺寐嘿之中人莫能辨

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

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

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

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顧廣圻曰俎字當衍下句同故

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

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而自飾

以爲高

先慎曰乾道本任下有者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者字按依上句不當有今據刪

世主眩其辯

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 八說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

先慎曰謂不遺故舊

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

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

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

先慎曰剛材者在下而與上爭故不行其令

行惠取眾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

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

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先慎曰任人則必使其人有勢可

憑藉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

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先慎曰爲當

作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

以愚人之所憎王先謙曰所字當衍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先慎曰乾道

本無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爲下有其字先慎按此與上而爲其私急對文明有其字是今據補則事必亂矣

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王先謙曰承上文言不當有君字

此君字緣上下文而誤衍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

誠以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下必坐上決誠以今本作法術倒言而詭使按德義當

作得議形近之誤七術篇云夫不使賤議貴下必坐上云云又經云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主壅塞即此文之證下

必坐上者商君之告坐也今本不能讀輒加改易謬甚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無下必坐上決誠以七字亦非此字謾見彼有

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

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先慎曰不下當有得字與上故智者不得詐欺文一律智

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先慎曰不任修士使斷事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先慎曰令即法也夫民不盡察賢者然

後能行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能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能字先慎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不可以為法

。顧廣圻曰句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

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

焦木枯

立死若木之枯也

華角赴河

顧廣圻曰未詳

雖賢不可以為耕戰之

士

先慎曰乾道本無賢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賢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增

故人主之所察

先慎曰乾道

本無所字拾補有盧文弼云

智士盡其辯焉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土下有能

所字脫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字誤盧文弼曰

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

先慎曰乾道本土下有能字盧文

張本無能字

昭云張本又有能字馮去之顧廣圻云今本無下能字按此衍今據刪

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

功之行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

先慎曰趙本博下提行

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

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

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

道民也

先慎曰錯施行也

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

王先謙曰所字衍

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

言國軍異器方楯也言摺笏之議干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鈇不相稱適也

爲。顧廣圻曰。適讀  
酉。矛。璫。近有因音  
而。

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

○盧文弨曰荀子議兵篇魏之武卒

狸首射侯不當强弩趨發

趨與趣同

干城

○先慎曰乾道本衡上有衡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衡字按衡卽衡字複衍耳齊策云百尺之衡折之衽席之上卽其

不若堙穴伏橐

○王渭曰強  
國篇楊注引

橐作橐按橐字是見墨子先慎曰  
子拾補云內穴古多通用橐橐互

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

玼屋以屋爲鉞也。卽推輪也。上古摩屋而耨也。盧文弨曰推當作椎下。

同注卽椎輪也四字不應  
末始得今本注字譌且衍